



张士闪

春节、元宵节的喜庆还余味缭绕，“二月二”又如期而至。这是个什么样的节日？它有哪些特色和文化内涵？它曾带给我们的祖祖辈辈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？望着它远去的身影，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有没有挽留的冲动？它有没有让人留恋不舍的价值？就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近日对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、《节日研究》主编、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士闪教授进行了采访。

二月二，为何龙抬头

本报记者 赵丽 实习生 张晓伟

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

无论你过还是不过，二月二都在那里



记者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，恐怕是关于二月二这个节日流行最广泛的一句俗语了。这句话是怎么来的，二月二是个什么样的节日呢？

张士闪：二月二的由来可谓历史悠久，最初与农耕生活中人们对大自然的观察有关。最晚在西周时代，人们就可用二十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，以此判断季节，提醒农时，这在《礼记·月令》中有大量记载。二十八宿中的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

尾、箕七宿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星座，其中角宿恰似龙之双角。在农历二月二这天，大约夜晚9时半左右，“龙”的两只“犄角”（即角宿一星和角宿二星）就从东方地平线上慢慢升起，这时整个“天龙”的身子尚隐没在地平线以下，故称“龙抬头”。

从节令气候来看，二月二的时期在惊蛰前后，正是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的时节。“惊蛰地气通”，随着土地解冻，冬眠的昆虫、动物日渐活跃，龙是百虫之

长，“龙抬头”就成为一种象征。此后雨水增多，俗谓龙王司雨，龙在二月二中的特殊地位就奠定了。二月二又称“青龙节”、“春龙节”、“龙头节”、“兴龙节”等，都不能不与此有关。

二月二的主要民俗传统定型于唐代，但从民俗学“层累”的眼光来看，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得更为久远，自古及今融汇了惊蛰节、春社日、填仓节、龙头节、中和节、挑菜节、花朝节等节俗。

传统节日让人“返本还源”

记者：据我所知，一般人只知道二月二吃炒豆，对另外很多节俗活动都已淡漠了。毋庸讳言，二月二正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张士闪：是的。像二月二这种在农耕社会中定型、成熟的节日，很难与现代社会相对接，这或许是它在今天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。它和其他一些传统节日一样，在讲究时间分割、节奏快捷、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界限分明的现代化潮流中已然处于绝对劣势。伴随现代化的发展，人对大自然的依赖感降低了，对大自然的敏感度也同时降低了。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，住着西式楼房，享受冷暖空调和现代化办公设备，不过我相信，越是现代化、全球化、都市化，人们其实越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，渴望在人与大自然密切交流、和谐相处意义上的“返本还源”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传统节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记者：时至今日，在吃喝穿用的意义上，传统节日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已经趋于模糊。这是不是意味着，节日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一种更高文化层次的体验和认同？

张士闪：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很多二月二节俗活动我们未必愿意遵从，但关于二月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感情，千百年来已经渗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。我们在时光流逝的过程当中，总是不断地返回到我们的文化认同。我注意到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对二月二津津乐道。我觉得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心理，更是在记忆重温中对自身人生阅历的意义追认，和对自己所处民族国家精神家园的矢志回归。

贴近传统节日，看似是相对于现代化运动的逆向而动，其实在今天具有重新寻找“天人合一”境界、找回身心健康深刻意义的，传统节日是我们寻找、建构“诗意地栖居”的生活方式时不可逾越的象征符号。在此我愿向大家呼吁，关注我们共同的节日吧！亲力亲为，尊重我们节日的符号与仪式，充实内涵，创新形式，让我们的生活更有韵味，让我们的节日重新焕发生机活力。

龙的节日祈求风调雨顺

二月二是一个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复合型节日

记者：看来，“二月二”和龙有着不解之缘。在二月二节俗活动中，龙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呢？

张士闪：二月二期间的许多节俗活动，的确寄寓了民众与龙有关的许多朴素意识，可以说是“龙的节日”。在民间信仰中，并非千龙一面，有的龙善良而富于献身精神，有的龙调皮，有的龙懒惰，还有的龙凶恶。在二月二期间，对这主管雨水的神灵，人们或者崇拜有加，以香烛供品进行祭祀，或者设下种种禁忌，避免惹其不高兴。对于懒龙、恶龙就不客气了，人们会

用敲击梁头、吃炒豆（崩龙眼）、吃面（吃龙须）、吃饺子（吃龙耳）、吃面饼（扯龙鳞）等方式刺激一下。这些做法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它兴云布雨，令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千万不能耽误农时。

各地龙抬头的习俗内容十分丰富，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活动和禁忌两大类。活动主要有祭龙、撒灰、击房梁、熏虫、汲水、理发、儿童佩戴小龙尾、儿童开笔取兆、嫁女归宁、食猪头等，禁忌则主要有停女工、清晨忌挑水等。比如，华北大部分地区都曾有过二月二理发的讲究，俗称“剃龙头”，这里面就有以龙自喻、独占鳌头之类的吉祥寓意了。

在山东各地，“打囤”曾经是最流行的二月二节俗活动。打囤又称“打灰囤”、“囤仓”、“画仓”、“填仓”等，在二月二一大早就起身，用簸箕盛上草木灰，握一根木棒边走边敲簸箕沿，让灰慢慢落下，灰线拼成囤样图案，在囤外撒成粮少许，预兆囤高粮满丰年在望。看着大爷大娘们一边念叨着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大仓满，小仓流”谣谚，一边悠然自得地打囤，就知道亲手操作仪式是何等愉快的事。这其中，既寄托了人们对于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强烈愿望，又具有亲手把握幸福、品味生活的一种艺术美感。

“二月二那碗糕”

对年味儿的不舍和终结

记者：从您的介绍中可以看出，“二月二”这个节日与“年景”、“收成”等词密切相关，寄托了老百姓应时而动的愿望和情感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哪些文化内涵？

张士闪：节日，作为一种文化设置，是中国人以年度为周期的时间制度安排，每个节日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。在我国传统的时间制度中，以正月为主体，每年一度都要发生“世俗与神圣的二度转换”。第一次转换是“过了腊月就是年”，第二次转换是具有“出正月”标志意义的二月二，这时整个年节至此宣告结束，人们要从春节期间香烟缭绕、恍兮惚兮的氛围中，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，开始春耕大忙。在这一切的背后，隐藏的

更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精神需求：在长时间循规蹈矩的世俗生活之后向往在神圣名义下的狂欢庆典，而在经历了过六年的欢乐体验之后，又总是眼光向下地渴望曾经有过的世俗情趣。二月二的设置很有意思，它是年的一个尾巴，又是新一年农事活动的起点。

记者：这么说来，“二月二”带给人们的感受还是相当复杂的。

张士闪：是啊！老百姓的语言特别生动形象，一句话可以浓缩非常多的东西。比如说“过了十五过十六，过了十六就照旧”，表达的是对年味儿的不舍，和对大好年节时光似水流逝的无奈。说起“二月二那碗糕”，则代表了与年节有关的一抹温情。

仔细品味这两句俗语，其中寄寓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。在传统社会中，一般人家从大年初一这天起，享受着一种坐吃成穿的日子，这情形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。特别是在饮食上，一般过了十六就改换平日日的吃食，这叫“换饭”。但是到了“换饭”之时，并不是把过年吃的东西全都吃完，主妇必在这时留出一碗面食，至少留出一碗年糕，到二月二再端上饭桌，使全家人再享受一次过年的滋味。别小看这碗年糕，它让心灵得些许慰藉，为生活添几分韵味。

吃了最后的年糕，过去的一年就过去了，新的一年的一切又得从头去争取。要再吃年

糕，就要靠新一年的劳动去创造。在这种创造的成果没有到来之前，再也没有了吃年糕的机会了。因此，当某人错过了时节或失去一去不复返的机会，而还想成事的时候，别人便会对他讲：“过了二月二，再没有那碗糕了。”二月二那碗糕，在人们口中成为一个特别机会的代名词，这一引申，当然就另具一种人生滋味了。

从前到了二月二这天，许多地方的农民都要举行拜犁、试犁的仪式，念唱喜歌：“犁破新春土，牛踩夏收亩；春耕一粒粟，秋收万颗籽。”然后牵牛在田地象征性地犁起一垄，充满辛苦也充满希望的劳作就这样开始了。



我省惠民县的火把李村每到农历二月二举办庙会，庙会上最受欢迎的“吉祥物”是相邻的河南张村制造的造型古朴的泥娃娃。泥娃娃蕴含着祈子、佑子、江山不倒、官位不倒、事业不倒等文化内涵。这是一个地方独具特色的二月二习俗。张士闪 摄

Table with financial data, including columns for stock codes (e.g., 深股(002216-002470)), prices, and other market-related information.